

最悲伤的 阴谋

她的生活中突然冒出了警察、前夫的现任妻子、还有身份神秘的先生。所有人都要求她去找一个人——她失踪中的前夫。

执子之手，未能偕老； 死生契阔，终不成就……

铜浔·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最 悲 伤的 阴谋

阿寻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悲伤的阴谋/铜浔著. 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0. 6

ISBN 978-7-80240-624-7

I. ①最… II. ①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15323 号

书 名	最悲伤的阴谋
著 者	铜 浔
责任编辑	冰 宏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10—65060478
地 址	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	17
字 数	260 千字
版 次	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6.80 元

目录

最悲伤的阴谋
ZUIBEISHANG
DEVINMOU

第一章	何威失踪 /	001
第二章	被迫启程 /	026
第三章	米色夹克的首次登场 /	053
第四章	躲猫猫的游戏 /	078
第五章	回忆中的白屋 /	102
第六章	柯蕾死了 /	129
第七章	汤先生 /	153
第八章	我与米色夹克的交易 /	180
第九章	你的失踪 我的冒险 /	209
尾声	/	234

第一章 何威失踪

一开始，我以为何威是死了，所以警察来找我。警察问我是否知道何威的下落时，我才知道，他是失踪了。

警察来找我的那天，我正跟一家新的牛下水供应商谈合同。穿着老式夹克的男人，坐在我办公桌前，眼睛长得跟三角形没多少区别，鼻尖是鹰钩状，那架势似乎可以嗅遍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，这家伙的面颊大概有好些日子没有修理了，下巴那堆东西，令我想起小区草坪上被践踏后的那些秃块，身上散发出的味道，是牲畜被肢解后，留在世上的最后遗言。

我不太愿意与他面对面。

他的表情不多，只是在听到跟利益有关的问题时，才会丰富一些。他手中的筹码有些要命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可以以最快速的方式提供最新鲜的货品，无限量满足需求方的货量。我无话可说，除了在框架内对部分附加条款做些争夺外，对于关键性的部分我毫无斩获。讨价还价已经很明显成了他的专长。

正在我冷颜对着那老板，内心却一筹莫展之时，菁菁进来跟我耳语，说有警察找我。我觉得很诧异，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我跟警方会有何瓜葛。

我立刻将谈判的位置移交给古宇，离开时，我将古宇叫出来。

“你继续，尽量高于我们的底线，就算是做样子，也要做到底。”

古宇心领神会地点点头。

我正要转身，又加了一句。

“今天一定要签合同，明天就让他送货，明白吧？”

“我懂。”古宇铿锵有力。

我走至大厅，就看见在收银台边上站着两位警察。

我走过去，眼睛在两人的侧面上打量了一会儿。

“两位找我？”我站了过去。

两人同时转过头来望向我。

其中一位问我：“你是苏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们想找你谈谈。”

“谈什么？”

“关于你前夫何威的事情。”

我微微皱眉，有了不妙的感觉。

我将两位警察引至一间包间内。

“你知道何威的下落吗？”姓张的警察问我。

“下落？”我不解地看着他们。

“就是问你，你知不知道现在何威人在哪里？”

我开始意识到何威一定是出了什么事，于是便不安起来。我害怕何威是死了，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突然有那样的联想，心中油然升起恐惧。我什么也说不，只好摇摇头。

“何威失踪了。”姓张的警察终于一语点明了。

我怔怔地看着他。

“据我们调查的结果，你可能是最后见到他的人，所以，我们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。”

“你们21日晚上，是不是见过面？”张警问道。

我沉思片刻，然后点点头。

“那么基本就可以这样初步来判断了。”

“你们确定他是失踪了吗？”我不禁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姓丁的警察说道，“是他妻子柯蕾报的案。何威在21日晚跟你见过面后，就再没有出现过了，一连三天他都没有回家，也没去单位上班，没跟单位请假，除你之外，所有与何威常联系的人全都不知他的去向。”

“就这样，你们就确定他是失踪了？”

两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张警继续开口道：“在柯蕾报案后的第二天，邻区的同事给我们送来了一包东西，这是他们辖区内一个小区保安在三日前的早晨巡逻时，在与小区外接的公共街道上发现的。里面有一身男人的衣物，他们从衣袋里发现了几张名片，是何威的，因为他们在我们的内部网上看到登录的何威的失踪报案，于是立刻就联系了我们。柯蕾已经来我们派出所辨认了，确认是何威的。这堆东西里还有一部手机，经过我们核查，是何威的，上面显示，最后一个拨出的号码，是你的，还有短信，里面有通知你见面的地点。”

我静静地听完。

“因为那个号码和短信，你们就认定我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吗？”

“另外，柯蕾说她询问过所有与何威认识并常联系的人，当晚都没见过何威，所以，我们初步认为，在何威的生活圈子中，你有可能是最后见到他的人。”

我觉得有些紧张，开始拨手机。

“把我的烟送进来。”我在手机里跟菁菁说道。

“除了那包东西，你们还有……其他的发现吗？”我的手有些抖。

我没敢问出那两个字来。

张警摇摇头。

“目前还没有。”

我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喝了一口，定不了神。

很快，菁菁将烟送到了我手里。

“两位警官，不介意吧？”我将烟抬了抬。

他们严肃地摇头。

我立刻点燃一根，深吸一口，努力使自己平静。

丁警站起来，在房内缓缓踱步，我能感到他盯在我身上的目光。

我的脑袋里在算时间，柯蕾是在何威失踪三天后报的案，也就是在21日之后的第三天，那么今天，离她报案的时间正好也是三天。

“你们是不是在怀疑，他出事了？”我轻声问道。

我自己也觉得奇怪，总是我在提问，这样的角色互换令我不安，感觉有东西隔在中间，搞不清那东西的利角是对准我的，还是他们。

丁警走过来，双手撑在桌上，很严肃地对准我：“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，何威失踪了，不然，我们不可能找到那堆东西，现在的问题是，如果他是自己消失的，那只是一件失踪案，如果他是被迫消失，比如绑架，甚至更严峻的后果，那情况就相当严重了，那会是一起刑事案件。”

“跟我们谈谈，那晚，你跟他见面时，他有什么异常反应没有？”张警向我问道。

我的目光在两位警察的脸上扫了几个来回，都是毫无表情，仿佛两张没有生气的面具，目光似要将人的五脏六腑都给刺穿了。

我想，是那包东西令他们不安了，它勾起了他们职业的嗅觉，令他们产生了战斗欲。

他们如此这般耐心地等待我的回答，几乎是在希望我给这一事件作出判决。

好吧，我只说事实。

“他跟我说，他要离开一些日子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，跟过去有关的吧。”我说了何威当时的原话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张警皱着眉。

“我也不懂，这是他的原话。我问他去哪里，他就是这么回答我的。”

“还有吗？他还提到过有关的什么话吗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你觉得他那晚的表现正常吗？”

我思索片刻。

“我看不出他有什么不正常的。”

两位警察相互看了看，大概是在交流什么吧，我看不懂那中间的火花。几分钟后，他们离开了，留我一人在包房里，边吸烟，边陷入了沉思。

然而第二天，又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。

何威现在的老婆，柯蕾，她竟然要求跟我见面。我很快便意识到，也是跟何威有关的，准确地说，是跟何威的失踪事件有关的。

我是在头一天的晚上接到她的电话的。当时正在轩薇打烊时，我在查看收银系统，看着小宋清理当天的现金账，古宇突然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手里拿着我遗留在办公室的手机，熟悉的铃声正响得欢。

对方报上的姓名，令我吃了一惊。

柯蕾，何威的妻子。

“见个面吧，我想跟你谈谈何威的事情。”她的声音无比温柔，又仿佛是有气无力，“他失踪了，警察应该已经找过你了吧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所以，我想跟你谈谈。”

“谈什么呢？我并不知道他的去向。”

对方似乎叹了一口气。

“就冲他最后见的人是你这一点，我就非常想见你。”

我明白她的意思，还有她现在的心情，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交代她所提到的最后一面，另外，我也想见见何威现任的妻子，她是个怎样的女人，我知道。

“好吧。”

我们约在第二天见面，她竟提出要到轩薇来，我没有拒绝。

第二天早上九点半，早班领班袁春就把我叫醒了。

“有个女的在等你，说是跟你约好的。”

我眯着眼盯着天花板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大脑才逐渐清楚起来。

柯蕾，是她吧。

只是约了上午在轩薇见，没想到她这么早，我们店还没开门呢。

“是的，约好的，你请她坐着等我会儿，我马上赶来。”

挂了手机，我在被窝里又蜷缩了一小会儿。我记得昨日在电话中有告知她，轩薇是十点半开门营业的，但是才九点半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到达了那里——毋庸置疑，她对我的好奇，不会亚于我对她的。

我起床，简单地梳洗一番，没有化妆，发型随意，穿着简约。

我没打算跟她比较，相反地，我想让她明白，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，无意对她的生活造成任何影响，我只是个平凡地追求自己生活的女人。

出门时，我走到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幅《狂野幽兰》前，驻足盯着那片幽兰花看了一会儿。

它吸引着我，在灿烂阳光下的灿烂之花，我一直认为，它是我人生的象征，当我从藏民手中将这幅画强求而来时，就已经将其视为我的守护之物了。

每每心情不寻常之时，我就会盯着它看上很久，那满眼的紫色，在瞬间就能将我俘虏，令我充满激情。

我开车到店门前的停车场时，远远地，就看到店门外左侧那片露天休闲区里，支撑着的帆布大伞下，坐着一个女人。

柯蕾的样子逐渐在我眼里清晰起来。优雅的女人，淡妆显得她较有品位，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髻，气质就出来了。

“柯蕾，是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。”她已经注意到了我，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了两下。

“我就是苏雯。”

她立刻站了起来。

“我知道，家里有你的照片，我看过。”

“哦？他太不谨慎了。”我故意说道。

“这有什么？我尊重他过去的一切，一直都这样。”柯蕾微微一笑。

我们同时面对面坐下。

我打电话，叫袁春为我们送来两杯茶水。

“你很能干。”柯蕾认真地看着我身后的轩薇。

“混口饭吃而已，不算什么。”

“这饭不好混的，我有亲戚也是自己开餐饮店的，他总是跟我抱怨做这行有多辛苦，而且你一个女人，没个男人帮你，全靠你自己，一定很不容易。”

我微笑地看着她，对于她自我想象般同情我的观点，不打算做任何评论。

“你的工作也不轻松吧，听说你总是带毕业班。”我说。

“嗯，很累人，关键是心累，压力大得很，我们学校的升学率每年都看得很紧，稍有疏忽，就得下课了。”

“大家都活得不易啊。”

“是的，包括何威吧。”

我的瞳孔收缩了一下，她在暗示我。

袁春派来的店员很快为我们送来了一壶菊花茶。

我动作轻缓地为柯蕾斟满一杯茶水，我注意到她一直盯着我的手看。我手上有一枚硕大的银戒，我喜欢将它戴在食指。

“你还是一个人吗？”她端起茶杯，漫不经心般说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以你的条件，找个男人不难吧。”

“不难，我并不缺男人。”我笑着。

她惊奇地看我一眼。

“对不起，我还以为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只是还没找到结婚的对象而已，我想你说的“男人”大概是指这个吧。”

“嗯，没有吗？”

“没有，也不想找。”

她审视般观察我的脸。

“你真这么打算？”

“为何不呢？”我还是笑。

她突然叹了一口气。

“其实我很羡慕你，这样的状态不挺好吗？只要不想要小孩，结婚有什么可好的。”她垂眼盯着茶杯，现在换我观察她的脸了。

典型的瓜子脸，古典美，是何威欣赏的类型，他终于如愿以偿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的女人了，如果早些与她相识，我会抓住机会在何威面前表达这一祝贺的。

一阵微风吹来，我侧脸看着不远处街道边上的梧桐树，大片的叶子已经开始在空中飘零了。

闲话说完了。

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她在酝酿，我在等待。

“你们最后见面，谈得好吗？”她终于开口了。

“我没有觉得什么不好的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没什么异常。”我说。

“他没说为什么要见你吗？”她抬眼，瞄我一下。

我不想提何威说的那个词，全世界，在她面前是最值得隐藏的，而且，我也有私心，我希望，那是我跟何威之间的事，只能留在我们两人的心中。

“我们很少见面，算来，这次也只是今年的第三次而已，只是像普通朋友一样见个面，吃个饭，仅此如此。”

“他没跟你说起什么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？我们只是很平淡地聊聊。”

“他说起过我们婚姻方面的问题吗？”

她的直接令我觉得有些诧异，这仿佛不该是她问的问题。

“你们的婚姻出现问题了？”我反问她。

她不语，开始喝茶。

“你在担心，他是向我诉苦去了？”我盯着她。

“他没有吗？”她也看着我，目光有些异样。

“没有，你应该了解他的，他不是这样的人，更何况是在我面前，他可是很骄傲的男人。”

“我感觉好像从来不曾了解他了。”柯蕾带着哭腔说道，令我有些措手不及。

“他在恨我，我知道，他的失踪，是我造成的。”

柯蕾的这句话，在我心上激起一阵涟漪。

“我不懂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她低头，好半天才从包里掏出一张字条递到我面前。

字条上有一句话：我走了，你的事情，不能原谅。

那是何威的笔迹。

“我那天晚上回家时，在卧室的床头柜上发现的。”

我盯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笔迹出神。

“我当时就给他拼命打电话，但他的手机一直关机。”

“这字条你给警察看过了吗？”我问。

她摇头。

“这是家事。”她咬了咬嘴唇，“不，应该是家丑，我不想让警察知道。”

“什么家丑？”

她低下头，从鼓着的腮帮子能看出，她正紧咬牙齿，估计是在作着激烈的思想斗争。

我一言不发，等待着她。

她慢慢抬起头来：“我在外面有了其他男人。”

我惊奇不已，愣愣地看着她。

“他一直在怀疑，我都一概否认，但上周，那男人告诉我，何威去找过他了，挑明了这事儿，再加上这字条，我明白了，他非常恨我，恨不得永远不要再见到我。”

我不语，从包里掏出烟盒，抽出一根，点上。

“能给我一根吗？”她问我。

我看看她，又抽出一根递给她。

她吸烟的手势有些生硬，估计烟龄不长。

“我需要你帮助我找到他。”香烟令她稍稍平静了一些。

我再次惊奇：“我不明白，为何是我？你不打算去找他吗？何况你已经报警。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报警只是个形式，我清楚，能找到他的人，这世上只有你，所以，我

才将我们这样的家事告诉你的。我要找到他，我要跟他讲清楚，就算我做错了，他也不能这样一走了之啊，是离婚，还是其他什么方式解决，总得有个结果才行，不该这样不明不白。”

她反倒理直气壮了。我有些荒谬地看着她。古典美的女人，也有这样的时刻。

“我还是不懂，你为什么说只有我能找到他？”我问道。

“发现他失踪后，我将整个家翻了个底儿朝天，想找到他失踪的线索，在书房一只柜子里，我发现了这个。”

她将烟捻灭，开始在包里找东西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手，等着谜底揭晓。

她掏出一只黑皮本子，翻阅里面的内容，反复翻看，像在找什么。

终于定格在某一页，她递到我面前。

“从这一页开始，你看吧。”

我拿至眼前，认真看起来。

全是何威亲笔书写的。

我开始一页一页翻看，每一页的内容不多，只几句而已，像是对一些往事的描述，共十来页，都在页底落有日期，前后连贯看来，有两月之久，最后一页的日期，正是9月21日。

那页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：今天我要去见能明白这趟回忆之旅的女人，这一切，都是她曾经跟我一起经历过的，感谢上帝，我们都还活着，竟能让我将过去再次重复。

我又翻看前面的内容，都是记着些零碎的事情，还有很多数字，看不明白。

我合上黑皮本。

“这是他的记事本，他从来都随身带着，我见过几次，不知为何，他从不许我打开来看。”

“那为何这次他没有带走呢？”

“我也不明白。”柯蕾摇头。

我侧脸，深呼一口气，陷入了沉思。

“我想，你应该明白这本子上记录的事件吧？”短暂的沉默后，柯蕾忍不住问道。

“我不能完全确定，但不否认，有可能跟我们以前一起去过的地方有关。”

“那就对了。”她似乎舒了一口气。

“但是……”我停顿了一下，“我不打算去找他，这事儿，要么是警察去，要么是你自己。”

“难道你不想知道他的去向吗？你不担心他的失踪吗？”柯蕾的情绪略显激动起来。

“对不起，柯蕾，我跟他早在两年前就离婚了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干系了。我没有任何理由，亲自去找他。”我语调平静。

她瞪大眼睛盯着我。她那惊奇的表情，令我很不舒服，我确定，她不该这样看我的，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如此来要求我。

她突然如哀求般看着我。

“苏雯，其实我一直都明白，何威从来都没放下过你，婚后我发现这个事实后，我一直都恨着他，我是个对爱情看得很重的人，所以，总想着要报复一下他这样的行为，但是，我的方式错了，我未能达到目的，反而伤害了他，也毁了我们的婚姻，现在后悔已是来不及了。现在，我只想做着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要找到他，亲口告诉他，我错了，我是爱他的，从未变过，我甘愿承受他对我的任何惩罚，因为我是真的，真的很爱他的。”

她的眼中噙着泪花，我为之心动。但是，理智控制住了我的大脑。我只好默默无语，看着她离去的背影。

拒绝柯蕾，竟让我有些难受，为何如此？我只能确定一点，不是为她，大概是跟何威有关的吧。

我回到办公室里，不停地吸烟，觉得确有必要干一件事情了，便是好生回忆一下21日那天所发生的事情。

我记得那天我是下午接到何威的电话的，当时我正站在收银台边上。

“你应该相信我，我从来就没骗过你。”

前一晚电影里的那句对白，再一次令我忍俊不禁，只是这次声势较隐晦，我没敢大笑，因为我正在轩薇。我点燃一根烟，开始慢慢吸起来。

靠在收银台边上，看着大堂中间，古宇正在给晚班的员工做例行训导。

古宇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我正好吐出一缕烟，面无表情地瞄了他一眼。

他明白，我无话可讲，便又继续自己的训话。

他喜欢我这样，给予他充分的自主管理权，当然，他也是尽心尽力在履行自己的职责，不管他是否只是将这里当成他的舞台，延伸他的欲望，挥洒体中的能量。

其实，这里，何尝不是我自己的舞台，我只是这里的一个角色，表演是我的天职，只是，我并未如古宇般享受这一切，因为，我更希望自己只是个看客，我无须为这里的一切或喜或悲。

然而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事实上，我就是这里的主角。正在这般于烟雾中胡思乱想、揉捏思绪时，何威的电话就来了。

我瞄了一眼收银台上的钟，四点三十四分。

好些日子没联系了，竟觉得他的声音有了变化，仿佛是站在世界的尽头在跟我通话。

“见个面吧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今晚，一起吃饭，如何？”

我又朝古宇那边看了看，训话已经结束了，他在跟领班说着什么。

“好吧，几点，在哪儿？”我说。

“七点，地点我提前一小时通知你。”

“嗯。”

他正要挂电话时，我加了一句。

“为什么要见面吃饭？”

他略一沉吟。

“算是纪念我们离婚两周年吧。”他挂断了电话。

我一点儿不觉得他很幽默，我只是惊讶，这样的日子，他居然还记得。我立刻拿起台钟，仔细看了看上面的屏幕，9月21日。

我有些怀疑，今天是否真是我们两年前领离婚证的日子，但是，我无意回去将证翻出来证实。就当他是正确的吧。

两年前的这天，我和他，结束了六年的婚姻生活。

何威通知的地方，离我有六公里的路程，考虑到堵车的可能性，我还是提前半小时就出发了。

那地方，我去过一次，韩国人开的餐厅。

里面有牛排，但远没有法国餐厅做得正宗，当然少不了韩国的国粹，但那拌饭总腻得吃不了几口，居然还有炒菜、寿司、比萨。

不得不感叹，真是一家融汇世界口味的餐厅，尽管无论什么都做得不那么精，但是你去那里，总能有一款能挑逗你味蕾的食物。众口难调，我很能体会那老板的无奈。

何威的品味一贯如此，能在一个地方，将自己喜爱的几种不同类别的食物都给享用了，他会觉得不枉此行。

他就是这样，不纯粹，不地道。

如果他知道，我仍旧如此评价他，也许这一餐，他不会有什么胃口了吧。

如我所料，他点了牛排，一份三文鱼寿司，一份泡菜炒年糕，外加一例白果炖土鸡。

我手执菜牌：“一份拉面。”

“就一份拉面？”他吃惊地看着我。

“对，就这个。”

我将菜牌递给漂亮的服务小姐，无任何表情。

“你太不尊重这个纪念日了。”他不满的样子我依然觉得很可爱。

“我点了我最想要的，这就是对这个纪念日最大的尊重。”我微笑着敷衍。

“似乎有理。”他看着我，目光不算亲切。

我没想到，这里的生意，竟是奇好的，看样子已经满座了，门外还不断有人进来，门口供等位的人休息的椅子很快坐满了。